

第三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司马攻散文语言的影响

司马攻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可以很容易地体会到。尤其在司马攻的散文和杂文作品中，他所引用的中国古典诗词名句随处可见，且恰当得体，运用自如，给人信手拈来，不着痕迹的感觉，极大地提高了他散文语言的张力。这在海外华人作家中还是罕见的。然而，司马攻不仅仅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司马攻文学创作的源泉。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巨匠们的创作思想、语言艺术、表现方法无不对司马攻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一节 司马攻在泰华文学界的地位与影响

司马攻当今泰华作家协会连任几届的会长。由此也能得出一个结论：司马攻在当今泰华文学界首屈一指。

司马攻能居此位，原因如下：

其一，与海外的很多华文作家一样，司马攻也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多面手。他的多面几乎接近全面。如果用运动竞技来比喻文学创作，那么司马攻不是来参加单项比赛，他是来参加全能运动比赛，是一个全能运动员。他的文学创作几乎涉及了文学的所有形式和种类：小说、微型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特写、游记、悼文、文学评论以及大量的序文。

其二，司马攻所有的文学创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涉及”，而是在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出版了各种文集：散文集《明月水中来》；杂文集《踏影集》、《挽节集》；特写集《湄江消夏录》、《泰国琐谈》；随笔集《梦余暇笔》；微型小说集《演员》、《独醒》、《骨气》；散文诗、新诗集《挥手》；文艺评论集《泰华文学漫谈》；序文集《司马攻序跋集》、《文缘有序》等。

其三，作品数量多。据不完全统计，作者迄今已发表的作品字数，达到了几百万

字。

其四，作品质量高。作者所作，代表了当今泰华文学的最高水平。如散文：《故乡的石狮子》、《明月水中来》。如微型小说：《演员》、《独醒》、《葬花吟》、《骨气》。如杂文：《客气》、《虎子》。

司马攻在文学创作上的身体力行，为泰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带动了一批献身泰华文学创作的老中青作家。仅用泰华微型小说的崛起加以说明。

泰华微型小说创作，始于60年代，由方思若先生主编的《曼谷新闻》的文艺版“曼谷公园”首次刊载。70年代泰华报刊虽有微型小说发表，但因数量有限，未成气候。直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泰华作协会长司马攻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在1990年下半年一气发表了30多篇微型小说，成为抛进湄南河的“引玉巨石”，很快就在泰华文学微型小说创作之河，掀起层层波澜。在他的带动和泰国华文报纸文艺副刊的大力提倡推动下，泰华微型小说创作出现了第一次热潮。^[1]

1993年首届“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的举办，像战鼓催春，迎来泰华微型小说第二次创作热潮。泰华作协与《新中原报》作为大赛联办单位，积极行动起来，作出极大贡献。司马攻在《新中原报》“大众文艺”版发表了10篇《小小说漫谈》，详细阐述微型小说的创作特点，微型小说与散文、诗歌的关系，海峡两岸、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微型小说的发展概貌，介绍名家，分析名作。这对推动泰华微型小说第二次热潮的再次勃兴和提高泰华微型小说创作水平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

在泰国，除了资深作家吴继岳，恐怕很难找到与之比肩的了。

陈贤贤在《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二卷泰华散文中对司马攻的评价足以说明司马攻在泰华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在海外华文文学之林中，泰华文学起步较晚，且历经磨难，屡遭挫折，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泰华文学不发达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其突出的标志是这一时期泰华文坛涌现了一批才华卓然的作家。司马攻就是这些作家中的佼佼者。然而，奠定了他在泰华文坛的重要位置的，主要是他的散文创作。^[2]

[1] 张国培：《20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8页。

[2] 陈贤贤：《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二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页。

奠定了他在泰华文坛的重要位置的，主要是他的散文创作。

第二节 司马攻散文语言鲜明的目的性

司马攻散文语言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使用语言的鲜明的目的性，也为泰华散文的发展做出了成功的探索。

第一，语言为主题思想服务。

司马攻的散文语言平和恬淡，没有惊人激烈之笔，却把主题思想衬托得强烈鲜明。比如《明月水中来》的结尾处，作者是这样写道：

“明月水中来”这个明月，我看得分明，她是故乡的那轮明月。这明月我将留给我的儿子，以及他的儿子。^[1]

这里写的是普普通通的人，简简单单的事，语言也是平淡无奇。然而，平淡不是平庸，更不是有闲阶级的无病呻吟，它在平淡中彰显明确的主旨，在无奇中展露强烈的思想。细读此篇，就很容易感受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承的深思和忧虑，而文章表面只是在讲，一把壶底刻有“明月水中来”字迹的小茶壶，传承几代人的故事。

《故乡的石狮子》、《祖母的芒果树》等散文都是这样的篇章，把较强的主题思想掩藏在朴实无华的语言之中。

第二，语言为塑造人物服务。

司马攻的散文大都有完整的事件，也就有鲜活的人物。这是记写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有事必有人，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所为之；反过来，写人必写事，因为要通过事件塑造人物。司马攻的散文语言传神达意，也颇见功力。比如司马攻在《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中描写祖父时这样写道：

祖父也来看水仙，他高大的身躯站在我的身后，银白色的长须正好垂在我的头上，我正想向祖父问一问这些花儿能开多久？回转过头来，只见祖父满脸笑容，斜下眼睛俯视着我。

啊！他不是在看水仙，而是在看我呢？这慈祥的眼神，可敬可亲的笑容，在那寒冬的时节给

[1] 司马攻：《司马攻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我带来了无限的温暖。一时间，把要问他的话也忘记了。^[1]

这样的语言，把人物的形象立体化，情感化。语言富于形象美且毫不夸张，用含蓄透出“弦外之音、韵外之致”。

第三，语言为文章结构服务。

纵观司马攻的散文，大多是亲身感受，所以题材不宽，立意有限，局限于作者的自身经历。但司马攻能在较狭窄的描写范围中，把每一篇文章都写得各具特色，不尽相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司马攻构思独特，十分讲究文章的结构章法。而语言的使用，除了为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外，恰恰是围绕文章的结构精心铺叙了。《明月水中来》是以“月是故乡明”衍生出来的，而故乡才是文章真正的构思焦点。为了使这个抽象的立意，变得生动具体，司马攻选中了小茶壶。语言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描述：其一，小茶壶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如今传到了我的手里。其二，小茶壶现在和我朝夕相处，无法割舍。其三，这把小茶壶，我还想继续传下去。其四，这把小茶壶的壶底上刻着字呢：明月水中来！

如果单一地从这几个方面，简单叙述，立意还是抽象的，作者是如何把握的呢？

文章结构是先从小茶壶的描述入手，开门见山：我有一把壶底刻有“明月水中来”的小茶壶。随后，介绍小茶壶的来历，并加以考证。这样就给读者一个鲜明的、形象的小茶壶。接下来，告诉读者：我非常珍爱小茶壶，因为小茶壶现在属于我，而数十年年前，属于祖父。此时自然地进入对三代人喝茶描写，这三个画面，突出了人们通过什么，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最后通过对儿子喝茶的描写，把主题抖落于读者的面前。如此叙述，有情，有景，有理，有据，结构上也能曲折有致，紧凑完整。

司马攻的散文语言古朴简约。朴素而不失文雅，简约也不是简单。事实上，由于司马攻长期受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诗词的熏陶和影响，所以精心追求散文的格调和修辞，刻意文章行文的遣词用字，使其散文独占泰华文坛鳌头。这些，在此之前已经分析过，可谓得。

有得必有失。纵观司马攻的散文，所取得的成绩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只是语言。然而，在司马攻语言的“有所得”之中，也能看到“有所失”。

其一，语言风格过于稳定。正像“物极必反”的道理一样，由于司马攻对其散文

[1] 司马攻：《司马攻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语言的过于苛求，反而限制了一些鲜活思想的表达。叙述语言缺少变化，这种缺憾在司马攻的序文和悼文中表现的尤其明显试举《岁月，留不住一个黄昏的残梦》和《看你，在火光之中》两篇悼文中的用词：

长空落寞，芝焚蕙叹，为你叹息的人可真不少。^[1]

于今人天永隔，我问教无从，芝焚草悲，伤痛之余，敬撰此文悼你。^[2]

序文和悼文题材内容更狭小，而司马攻此类文作尤为繁多，雷同也就很难避免。

其二，语言过于温雅，风格过于稳定。司马攻和其他的泰华散文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在一般泰华散文作家身上，我们感觉太少的东西，在司马攻却恰恰相反，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点东西就是所谓的文化教养。良好的文化教养固然给司马攻的文学创作带来极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太多了，反而会束缚了作者的手脚，使他在行文、语言、结构上显得有些拘谨。这主要是司马攻行文使用的语言过于温文尔雅所致。读司马攻的文章，总能感觉到“微风轻拂，暗潮涌动”，很难看到风狂雨猛，骇浪惊天！司马攻散文语言的杂文化，导致司马攻的散文虽见云雾缭绕，山路崎岖，却难见峰顶。“潺潺流水声有余，烈烈狂飙势不足”，对作者和读者都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仅仅是笔者自己的感觉，见仁见智，还待众口之说。

[1] 司马功：《人妖·古船》，曼谷：八音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2] 司马功：《司马功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结语

泰华文学已经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程，几经风雨，几度风霜。今天已经是春花满园。而泰华散文则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经过泰华文坛新老作家的顽强坚持与不懈努力，这朵奇葩如今开放的更加辉煌绚丽！

司马攻的散文作品在泰华文坛享有盛誉。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居领先地位。其散文作品，思想深刻，寓意宽广，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较高的文学价值。内容涉及对家乡的思念，对异国风光的眷恋，极富情趣和理性，尤其散文语言，深刻、含蓄、简洁、睿智、幽默，呈现出独特的语言特征。

80年代中期复出的司马攻，可谓“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如果不是读他的自序，很难相信那些脍炙人口的杂文和炉火纯青的散文，竟是他小试牛刀之作。他的散文创作，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无章胜有章”的自然和创新，同时发挥他博学多才的优势，把渊博精深的修养和积累丰富的知识，融会贯通地渗透到散文作品中去。纵观司马攻的散文作品，现在的作品较之前期，显然是“更上层楼”。无论哪一种体裁的作品，都穿插着许多轶闻趣谈，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精譬妙喻，左右逢源，且融合得天衣无缝，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情趣和形象魅力。

本来，笔不磨必钝，何以司马攻搁笔多年复出后却笔力雄健，大气磅礴呢？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就其具体人来说，除了思想水平和文字功夫之外，最关键的是他善于博采厚积、勤学多思，且能持之以恒。从《人生半世灯》一文，我们可得知，他九岁开始勤读，而且立愿要把先父遗下给他的几大橱书读完。博览群书成为司马攻成功的奠基石。

司马攻散文创作的最大成就，应该是他的散文语言。而他的散文语言集中吸取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的语言特色和营养，并加以解读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既然散文是一种侧重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和内心境界的文体，那么，从语言到表现手法，都应该具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都应该象司马攻那样去身体力行，使自己的语言能像行云流水那样自然流畅。

在探讨散文语言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虚假是散文的大敌，雕饰和造作也会断送散文。今天，整个社会生活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以及他们的精神需求，都越来越多样化和多元化了，作家的思维脉络也要随之起伏多变，文学语言和表现手法更应该丰富多彩。

泰华散文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泰华文坛作家老化、后继无人的现状仍然令人担忧。中国的散文创作，单一化、模式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影响着泰华散文创作，成为一种无形的“网”。鲜有人做“破网之斗”！很多传统观念，至今还是统治者。例如“形散神不散”之说。其实，形散神聚只是散文大河中的一个支流，把散文写成“形聚神聚”，想也无妨，也许会有更好的收效。至于，撒的开，收得拢，甚至写成“形散神散”，又有何不可呢？无论什么形式，做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就好。应该记住：因循守旧终腐叶，标新立异是新花！